



第167期 · 2025年8月

非賣品

修智大和尚談：人間樂土

青楓：在中國文化傳統有一種稱為「四六法」的，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？在幾何數裡有一種稱為「六面體」的，即是東、南、西、北以及上、下，是從六個面的分別與結合來看，不知與這「四六法」有沒有關係？

修智：你說的「四六法」，看來是指一些民間性的傳統文化概念，甚至可以與我們漢字的筆劃帶上關係。

青楓：是的，我就是從一些筆劃的關係裡看到這「四六法」的，譬如「父母」、「少老」、「天地」，乃至「凶吉」兩字，都在筆劃上看到四六之分，看來真有點兒關係了。

修智：不僅是筆劃的關係，你剛才舉出的幾個例子，有沒有發覺到，它們同時是一種陰陽、剛柔的關係？「少」與「老」、「父」與「母」，以及「天」與「地」都是呀！今天就讓我們談談這筆劃的關係吧！

青楓：好呀，我們的方塊字，在筆劃書寫上便有很多趣味。

修智：不僅是趣味，其中還包括不少哲理、人生道理，在字的筆劃上看這些話題，的確很有意思。我們剛才提到筆劃上的四與六的關係，本身就是一門學問。譬如「少」與「老」，它象徵着什麼呢？可以讓我們體會到尊師重道，老少有序，

情不自禁 每次在妙法寺蓮花大殿上行走，總會順道看看旁側萬佛寶殿，特別是在藍天白雲、陽光下，總會情不自禁地拿出手機拍攝了，那佛殿頂的輪廓實在很美，加上它的整潔，光燦燦之下有說不出的喜悅。

——何謂「澄明清澈」？這就是了！加上萬佛寶殿旁就是「妙法寺劉金龍中學」，配合上那讀書聲，陣陣喜悅湧上心頭。



這不就很有意思嗎？「父」與「母」兩字亦然，「父」是四劃，而「母」是六劃，這「父母」兩字連在一起，我們便會想到父母與子女的關係。

青楓：是呀，父母在含辛茹苦地把子女養育成人，父母老了，子女便應該好好地照顧他們，這教我們認識到養育之恩。

修智：從這些字的筆劃，也讓我們認識到一個相向問題，關係也不僅僅是關係，還得好好地體會他們之間的相向，譬如：你開始時提到的「天地」、「凶吉」，不就是同樣具備這意思嗎！天與地是相輔相承，也同樣是相向的，兩者的關係密切。同樣地，「凶」與「吉」這兩者在筆劃上的四與六關係，也有這內涵的意義。我們要懂得什麼事當做，什麼事不應做，方能避凶趨吉。

青楓：呀，是呀，大和尚！這樣說來，我真是覺得越說越有趣味，而且蘊含着人生哲理。天，是「虛」的，地，是「實」，虛實相生，便構成了宇宙大地的運行運作。「凶」、「吉」兩字，不但在我們的生活裡經常會遇到，就是一般性的日常工作關係吧，老板與伙記、上司與下屬，兩者不但是相向的，還得好好處理彼此的關係，這才能減少「凶」而增加

「吉」，這就成就公司業務蒸蒸日上。

修智：你試寫寫「夫婦」兩字，那個「婦」字在今天是我們常見到的簡體字「婦」。它是「婦」字的異體字，古已有之的，所以「夫婦」這四六筆劃不是牽強地湊寫起來的呀！「婦」，不正是六劃嗎？

青楓：是的，我也曉得「婦」字寫法的確是古已有之！夫婦相處之道，一個家庭是否和諧，是很重要呀！

修智：讓我們看看「孔」與「老」這四六筆劃關係，我覺得也是很有意思的！「孔」是指孔子；「老」是指老子，「孔老」兩位都是大思想家，這指的便是宗教與文化，象徵着人的道德思想行為，很有意思！我們多親近善知識，必有得益。古時人們在批評一位沒有教養、不懂規矩，乃至胡作非為的人，往往會用上一個詞：這個人「四六不懂」，「不著四六」。

有一點聯想也同樣是很有意思，四加六是多少？不就是「十」嗎？當懂得四個中哲理時，老有所養、幼有所教、家庭和諧、國家社會繁榮安定，人人得以安居樂業，這不就是我們所期盼的十足圓美的人間樂土嗎？

燦爛的笑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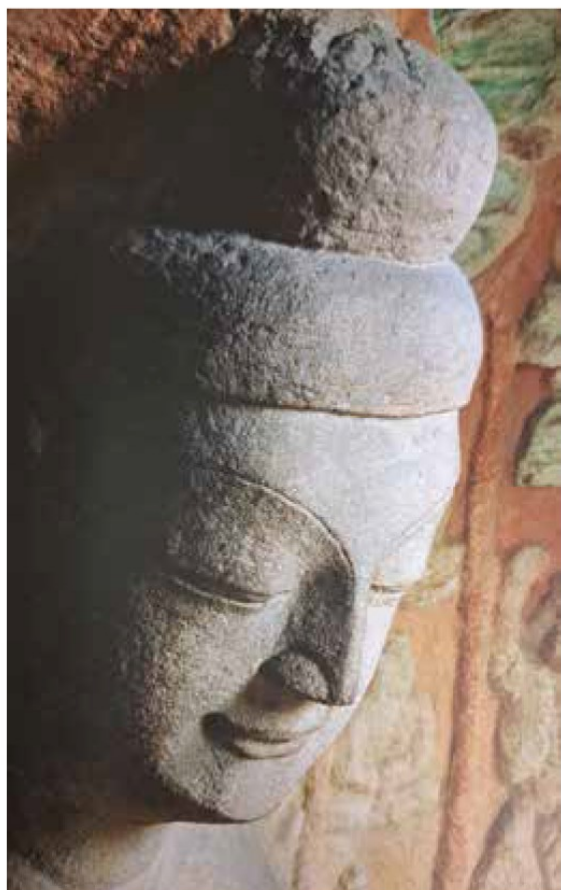
每年這個季節(大抵是五、六月吧)，我們走在街上都會見到一種開得燦爛的紫紅色花朵，它的特性是生長在樹頂上，由於此樹是一條主幹直上的，就好像一把雨傘，於是我們見到的，就像一把把花雨傘插放在馬路兩旁，微風吹拂下，很像一位一位活躍的少男少女在向你展現着笑容。

這是什麼花？

——紫微！



世界級石雕—— 雲岡石窟



我們談到「世界級」雕塑，很自然也聯想到希臘。這固然沒錯，但不要忽略的，我們中華民族也有這方面的瑰寶——山西大同的雲岡石窟便是，不僅是卓越的石雕藝術，更教我們難忘的，那是最少一千五百年前的作品，是北魏年代，北魏大概是公元三八四年至五百三十四年，屈指一算，不就是□千五百年嗎？這麼久遠的藝術作品，今天就「活生生」地迄立在我們眼前，多麼難得呀！——又好像如幻如真的，一如走進敦煌莫高窟看壁畫的樣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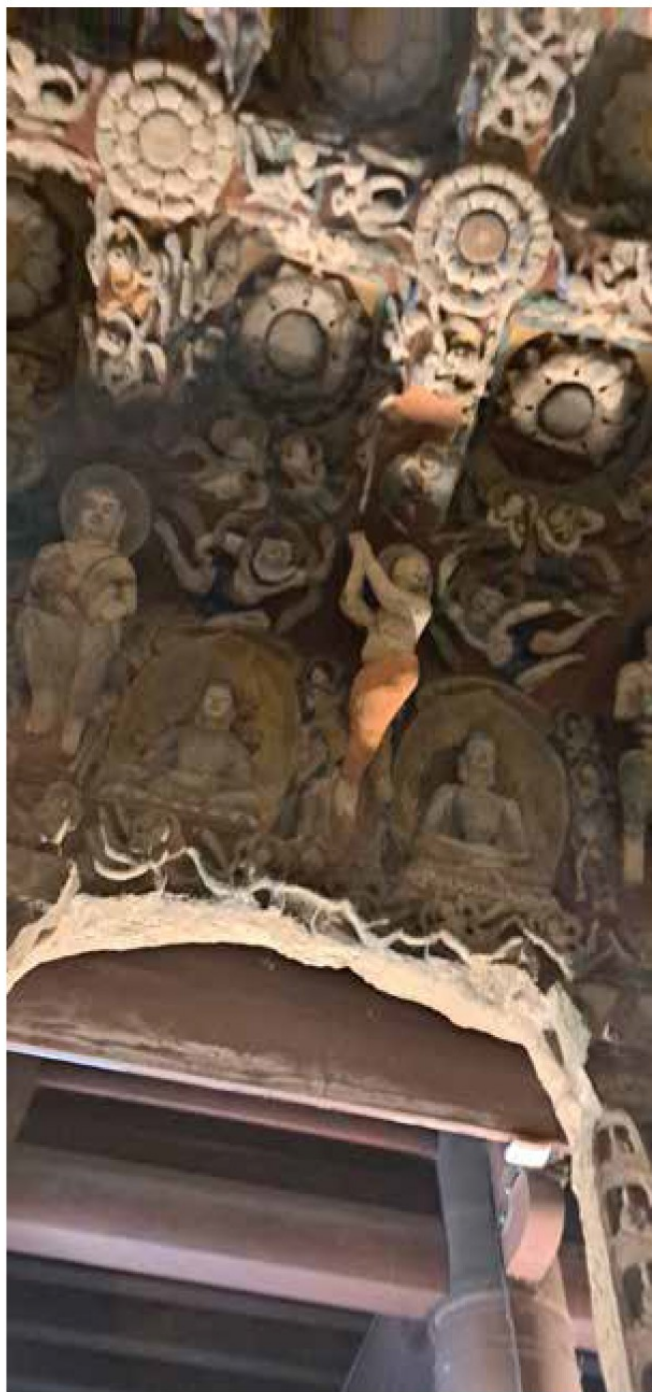
今天，交通如斯方便，從香港往山西太原、大同，大抵也不過三、四個鐘頭的飛機航程。到大同雲岡看這千年宗教、藝術古蹟，太方便了。

到了現場，看到那些佛像，還有那以石雕處理出來像連環圖的佛教故事，如果

這座大佛像，因為地震而把石窟震破了，它成了「露天大佛像」，反而成了雲岡石窟的一個耀目景觀。



我們用攝人心魂來形容，是一點也不誇張的。開鑿一個山洞，然後在內邊一下一下地依着岩石雕塑出形象來，還有，還有呀！千年前的「電」嗎？有電燈嗎？透着一點天然光便幹起來了，攀高爬低的，還有，我們看到有些石像還好像教堂畫屋頂壁畫那樣，躺身在板橋上，仰着身子一筆一筆的勾勒，那已經艱難得很，何況這還是石雕！真的很難想象了！



這個凌空人形像很有趣，就像一個大樂隊的現場指揮，而這個石窟四邊的雕像，就仿如一個大樂團在演奏。

因此，我們到雲岡石窟單看這些藝術品的建造，已教大家目定口呆，何況它還是卓越的作品。

雲岡石窟約有五十座，大大小小的佛像、菩薩像等數以萬計。這項偉大工程今天就這麼輕易地接觸到，如果我用「幸福」兩字來形容，實在一點也不過份了。

在現場，看到眾多遊人那份驚呆而又愉悅的面部表情，本身已是「藝術品」。



在雲岡石窟內，有個很特別的佛像，他有臉頰有「梨渦」，而且你也絕少看到佛像有露齒的，他都出現了，難怪現場有特別介紹。

佛語 (二十二)

明心見性

我們經常聽到一句話：明心見性。「順口溜」地講容易，但必須好好地消化開來，好好地理解；理解還不夠，還得好好地運用起來，「怎樣才能『見性』？」我們得先好好地「明心」了。心都不清淨明白，如何去「見性」？

《壇經》有這樣一句：

迷心外見，修心覓佛，未悟自性，即是小根。若開悟頓教，不執外修，但於自心常起正見，煩惱塵勞常不能染，即是見性。

細細咀嚼上述這組話語，我們將會真正知道何謂「明心見性」。

自尋煩惱

《金經大乘法》裡說——

「一切諸有，如夢如幻；一切煩惱，是魔是賊！」

這句話也不用怎樣解釋了，都是明確地指出問題。世間事，很多都實際上是虛虛幻幻的，我們以平常心對待好了，不必執着，煩惱之事當然是如魔如賊，但也不必太緊張，遠離之則可，即是遠離煩惱。

倒是有一句說還是想多說一下的，就是「煩惱都是自尋」。俗世間一些詞語真是千錘百鍊的生活語言，我們不妨細細思量一下！——人世間的一些煩惱，不正正是「自尋」的嗎？隨便地簡簡單單的舉一個例子——

你見桌面上有「好餸」，一口氣吃上三碗飯，把肚皮撐得脹脹的，很不舒服。你不可以少吃一碗半碗飯嗎？這就是「自尋煩惱」。

還有一點要說的——「自尋煩惱」的前提，往往是一個「貪」字，像上述這例子，不正是「貪」有好餸才一口氣吃上三碗飯？

功與德

《壇經》裡有句——

「念念無間是功，心行平直是德，自修性是功，自修身是德！」

這是指出功與德問題，值得留意的，是它指出了「功德」實際上就是心想與行動的兩樁事，即是「修心」還是「修身」呢？——修心，是功；修身是德。兩者合起來才真正稱之為「功德」。如果祇是「修心」而不好好地在行動上做起來，那是什麼？那是「得個講字」。

——「得個講字」究竟是什麼回事，大家都曉得了，也不用多說。

功德兩字，我們經常地聯在一起去說，那是很有意思！——功德、功德，有功才有德。

如果我們不好好地去用功，如何會提上那個「德」字。

何謂「真度」

我們同樣經常地聽到一句話——「度眾生！」

很自然地，「眾生」兩字便想到人世間。眾生，指「別人」嗎？但實際「眾生」也是在我們心裡的。

《壇經》說——

心中眾生，所謂邪迷心、誑妄心、不善心、嫉妒心、惡毒心，如是等心，盡是眾生，各須自性自度，是名真度。

「眾生」兩字可以理解為「不善之處」，那麼，我們每人心中不善之處正多着呢！先行好好地把我們自己「心中的眾生」調理好，這才是「真度」。如果連自己的內心世界也不好好地去調撥，你度什麼眾生呢！

從「點」開始



教幾位朋友寫國畫。他們雖是初學，但畢竟年歲大了，不必從所謂「初階」學起，我是從「水墨畫美學」切入，從畫面結構談起，這樣會增加趣味性。

儘管如此，還是要十分強調「基本功」的。如果不好好地把筆墨基礎做好，則什麼「美學」、「結構」都祇是「得個講字」。把理論與實際結合起來，我便從「點」樹葉開始。

讓大家在宣紙上把濃、淡、疏、密好好地掌握起來，既是練習，也同時是「修行」。——最少也好好地把耐性磨練起來。「點」畫是重要的，在水墨畫裡它實際上是一生一世的運用，又豈能僅僅以「基礎」視之？所以，我一開始便向幾位習畫朋友開着玩笑說：「你們勿以為這是『老點』呀！『老點』很重要，我們要『點到老』呀！」

注：「老點」，也是廣東方言俗語，「點」的意思是「指使」；「老」則是「經常」、「總是」之意。（「老點」意思便是「經常的指指點點」，這裡借用作「雙關語」吧！）



神會和尚的無住學、無念學

· 智 銘 ·

(原刊於一九八二年九月《內明》第一二六期)

神會和尚倡頓悟說，他以「無念為宗，無作為本」作為他頓悟說的中心思想，他處理紛繁、複雜的塵妄，用的是「快刀斬亂麻」的方法，「無念」、「無作」就是「快刀」。

要得「無念」，先得「無作」，「無作」就是「不作意」，所謂「作意」，以俗語來說，就是「起心動念」，依佛家術語來說，是「相應於一切之心而起者，俱使心驚覺而趣所緣之境之作用。」如俱舍論四曰：「作意謂能令心驚覺。」成唯識論三曰：「作意，謂能驚心為性，於所緣境引心為業。」所以，不作意，就是不令心驚覺，不隨緣境引心為業。神會和尚有時將「不作意」解釋為就是「無念」。行者住心營求，固然是作意，而住心取空、取淨，乃至起心求證菩提、涅槃、也是作意，作意乃是妄心而非真心。

是以，不作意，就是心無物，無物之心，乃能自性空寂，自性空寂，方顯本智，有智則能具真知，以真知為照用。這就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上說的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的本意。所以，神會和尚主張無念、無作，即可頓悟，他說：「覺有淺深，教有頓漸。其漸也，歷僧祇劫，猶處輪迴，其頓也，屈伸臂頃，便登妙覺。」無念、無作，只是「屈伸臂頃」之事，人人可以做得得到，因此，人人

可以頓悟。

他主張行者應自我掌握其心，是淨、是染？是正、是邪，都由自己作意、不作意而定，所以「一切在心，邪正由己。」他叫人「不思一物」，便是自心，若思一物，自心便被作意的所思妄念所迷了。法本無來無去，無前際後際，若自心沒有來去，斷其前際後際，這個自心便自然曠徹清虛，便能頓開寶藏，達到無念的最高境界了。

自淨其意，則境慮不生，無作無念，則攀緣自息，以無念為體，不逐物生，以無作為用，舉體即空，自性空中，無作無相，所以不馳外求，真常自現。

無念中亦不言有、無，若說無念中言有，就同世有；言無，就同世無。故無念但中，無空無假，是第一義諦。神會和尚之所以仍教人「無念、無作」者，只是為了表達無念、無作的真義及其功用，若不是為了這，言說也是多餘的了。所謂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，無話可說。譬如明鏡，其明照之功自然，只因有物為對，故顯其有，無物為對，故覺其無，但明鏡的明照本身本無有、無。明照之功，人本自具，不待外求。

神會和尚在「五更轉」內說：「善惡不思即無念，無念無思是涅槃。」心的本體無善，亦無不

善，思不善是妄念，思善亦是妄念，前者是麤妄，後者是細妄。神會和尚說：「仁者今來此間，貪愛財色男女等及念園林屋宅，此是麤妄，應無此心。為有細妄，仁者不知，何者是細妄？心聞說菩提，起心取菩提。聞說涅槃，起心取涅槃。聞說空，起心取空。聞說淨，起心取淨。聞說定，起心取定。此皆是妄心，亦是法縛。……住涅槃，被涅槃縛，住淨，被淨縛。住空，被空縛。住定，被定縛。作此用心，皆是障菩提道。」所以，善、惡不思，才能達到真正的涅槃境界。善、惡不思的這一思想，被王陽明借了去，王陽明有四句話頭來說明不思善、不思惡的境界，他說：「無善無惡是心之體，有善有惡是意之動。知善知惡是良知(照用)，為善去惡是格物。」這不是與神會和尚說的完全相同嗎？

神會和尚認為「無念」是行者悟道的根本，所以他立「無念為宗」。他說：「真如是無念之體，以是義故，立無念為宗，若見無念者，雖具見聞覺知，而本常寂，即戒、定、慧學一時齊等，萬行俱備，即同如來知見，廣大深遠。」由此可知，「無念」一舉，能超萬行，一旦無念，即能直下承當，同如來知見，直了成佛。

神會和尚對定、慧學，有他的特別見地，他

說：「念不起，空無所有為正定，能見念不起，空無所有名為正慧。」所以，定、慧是由「念不起」而來，他不仁叫人念善、惡，甚至不念菩提、不念涅槃、不念空、不念淨……若能俱不起念，就是般若波羅蜜，就是一行三昧。

本來，動念即乖，「無念」一法，實在是神會和尚最直截了當的教說，他完全擺脫了玄奘、智者、賢首等大師的繁瑣哲學。

神會和尚的禪學，教人任運自由，使心如虛空，一無遮蔽，更無障礙，永遠活活潑潑，不為任何心物所滯礙，所以他將「無住」作為一大教法。

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上說：「不應住色生心，不應住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生心。」住此六塵生心，即是煩惱，煩惱就是生死本。神會不但教人不得住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的六塵，甚至連涅槃、淨、空、定等亦不得住，他說：

「作住涅槃，被涅槃縛；住淨，被淨縛；住空，被空縛；住定，被定縛。」

涅槃、淨、空、定等，是學佛者所應修學的最高也是唯一境界。但到了這個境界，若即以為樂而住其中，則即被其所縛。既被縛，原來修得的智慧立刻消失。所以，住涅槃、淨、空、定中，神

承擔

在山西一個稱為「小西天」的佛門景區，入口處見到一隻大石龜，造型生動活潑。這還不見得太「引人入勝」，最吸引遊人的地方，是龜背負着一塊大石頭，看上去足足有五、六噸重的。

牠盛載着這樣的重量而又穩穩當當，這固然是工匠的大本事，而更讓我們聯想到「承擔」兩字，能堅拔地承擔這樣的重量，是我們的學習榜樣啊！



會都認為是「障菩提道」。蓋行者一經涅槃、淨、空、定而住之，即是取了涅槃、淨、空、定之相了。取相，即着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。經云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」涅槃相、淨相、空相、定相也不例外。所以一住相中，當即墮落，又回復到原來的愚癡境界。

自性定中，無憶念妄想塵勞，因此，空寂中即有智慧。此一智慧善能分別世間青、黃、赤、白。但神會教人不得隨此分別起心，起心分別，即成妄心，行者對修行之法亦是如此。所以神會對神秀、普寂等教人：「凝心入定，住心看淨，起心外照，攝心甚深入證。」的教法，極力反對，他認為這不但不是解脫心，而是法縛心。這樣的教法對行者不中用，一無善處。所以佛說：「莫入空定。」蓋入甚深空定，能「令大眾鈍故。」（涅槃）。入深定尚且不可，「凝心入定」當更乖離，一經「凝心」而入「深定」，一切諸般若波羅蜜就不能顯發了。

自性空寂之智慧，即具真知，知前際不來，後際不去，今則不住，打破三世際流，體現不生不滅、不來不去之真如佛性。神會認為「去心是病，攝來是病。去來皆是病。」諸法無來去，知無來去，即知本性無住，無住之性，即是佛性。佛性

者，眾生各具，自具佛性，須由自我智慧體知。神會教人：「不著佛求，不著法求。」著心外求者，就是邪求。所求不得，便生煩惱憂悲之苦，所以，神會教人「來去不計，有無雙遣，境智俱亡。即是自性菩提。」這就是教人遣妄歸真，他給拓拔面府書說：

「一切眾生，心本無相，所言相者，並是妄心。何者是妄？所作意住心，取空、取淨，乃至起心求證菩提涅槃，並屬虛妄。但莫作意，心自無物，即無物心，自性空寂。空寂體上，自有本智，能知以為照用，故般若經云：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應無所住，本寂之體；而生其心，本智之用。但莫作意，自當悟入。」

由此觀之，神會教人修學方法，第一，莫作意、第二莫住心。使心空寂，空寂體上自有本智。本智能知，以為照用，就可知道「來去不計，有無雙遣，境智俱亡。」了。

空寂體上有本智之知以為照用，所以，神會對金剛般若經上所謂的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之句，有簡明的釋義，他認為：「應無所住，是本寂之體；而生其心，為本智之用」的說法，與維摩詰經的說法是如一的，維摩詰經觀眾生品第七有這樣一段師利文殊的問話：



頂天立地

這石雕像，是在山西雁門關前的大路廣場上拍下來，它是楊家將的人物造型，歷史上的楊家將一門英烈，給世人留下不可磨滅的印像。楊家將雁門關上英勇抵抗外敵，經常地在舞台上演。今次看到這英武石像，立即肅然起敬。——把熱熾熾的太陽拍上去，真有點兒頂天立地的感覺。

又問：善、不善孰為本？ 答曰：身為本。

又問：身孰為本？ 答曰：欲貪為本。

又問：欲貪孰為本？ 答曰：虛妄分別為本。

又問：虛妄分別孰為本？ 答曰：顛倒為本。

又問：顛倒孰為本？ 答曰：無住為本。

又問：無住孰為本？ 答曰：無住則無本。文珠師利！從無住本，立一切法。

這最後的一句「從無住本，立一切法。」就是金剛般若經上說的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也是神會說的「體寂」而「智用」的意思。

關於「無住」的教法，還有許多家，為了比較，茲錄如下：

鳩摩羅什：

「法無自性，緣感而起，當其未起，莫知所寄。莫知所寄，故無所住。無所住故，則非有焦。非有無而為有無之本。無住，則窮其根源更無所出，故曰無本。無本而為之本，故言立一切法也。」[李翊灼校輯「維摩經集註」]。

僧 叡：

「無住即實相異名，實相即性空異名，故從無住有一切法」(同上)。

道 生：

「所謂顛倒，正反實也，為不實矣。苟以不實

為體，是自無住也。既不自住，豈他住哉？若有所住，不得為顛倒，故就顛倒取之為所明矣。以此為觀，復得有煩惱乎？」(同上)。

僧 肇：

「心猶水也，靜則有照，動則無鑑。癡愛所濁，邪風所煽，涌溢波蕩，未始暫住。以此觀之，何住不倒？譬如面臨湧泉而責以本狀者，未之有也。倒想之無，本乎不住，義存於此乎。一切法從眾緣會而成。體緣未會，則法無寄。無寄，則無住。無住則無法，以無法為本，故能立一切法也。若以心動為本，則因有有相生，理極初動天無本也。若以無法為本，則有因無生，無不因無，故更無本也。無住故倒想，想倒故分別，分別故貪欲，貪欲故有身。既有身也，則善惡並陳。善惡既陳則萬法斯起，自茲以往，言數不能盡也。若善惡得其本，則眾末可除矣。」(同上)

至於智者在其「維摩經玄義」卷第二所釋「無住」之學，更是詞長而意繁，非深學者所不能達。

由上論諸德所釋「無住」的教法觀之，神會的教法實較簡練而明達多了。

七一年五月廿九日於淨室

不用比較

又多說一點點「寫畫之道」吧！有些畫友喜歡密密麻麻地寫滿一紙的，但有些又一派簡約之風。

——究竟誰對誰錯、誰好誰壞的？

其實這是無必要去比較的，這是「你有你的，我有我的方向」，都沒問題，問題祇看你是否處理得好！

你看本圖，那樣簡潔，一派空靈之感，你說不好嗎？很好啊！這是梁錫源作品裡一個局部結構。



風球下的人情味

七月二十日，星期天，風球「韋帕」橫掃香江，掛出十號、八號，幸好「殺傷力」還不怎麼大，傷亡甚少，傷亡較「重」的，是一些樹木，倒了的樹數以百計，幸好由政府、公共事業到一般市民大眾都做好預防準備，所謂「防患於未然」也，即使最後是一場虛驚，也是值得讚賞的。

這次「煮到來就食」的應對，我們看到民間裡的一些為大眾服務的處理便很受感動。

不少大眾化食肆，八號風球下照常營業，方便一些市民大眾還可以「醫肚」，其中麥當勞更有歌仔唱——

地球唔爆炸，老麥不放假！

如此服務大家，很值得讚賞。我要說的是打風期間，多間食店都這樣做了。

此外，香港的公共交通也打醒十二分精神，盡量方便市民的往返，我們的國際機場也給予社會有好感。大風來了，不少航機停航，有些及時抵港的，深夜時分也得讓乘客盡快離開機場，從新聞報導我們曉得，深夜時分三千乘客抵港，香港能及時調動八百架的士去疏導乘客。據新聞訪客說，半個小時便可以離開機場。我看用「臨危不亂，秩序井然」來形容也不為過了。準備離港的乘客也因飛機的延誤而滯留在機場，機場方面盡量開放空間，平日收費的場地這天也免費供使用了，此外還免費派發「食物包」。

你看，香港國際機場能夠飲譽國際「唔係得個講字」，行動最實際，而且是有目共睹之事。

「唉，你又能怎樣說？」

7月21日看“頭條新聞”，看到一則新聞，不禁發出唏噓；唏噓過後也祇能嘆一句：你又能怎麼樣？

此則新聞不長，姑且原文照錄讓大家看看——

韓國媒體報道指，近期在泰國、越南等地發生多起韓國人群或毆打當地人事件。泰國部分自媒體誤稱涉事者為「中國遊客」，引發爭議。經泰國警方調查後，確認涉事4人均為韓國遊客，無中國人參與。

據韓媒《每日經濟》報道，本月11日在泰國芭堤雅一間餐廳內，約10名韓國遊客因聚餐口角爆發集體鬥毆。網傳影片顯示，多名赤裸上身的紋身男子扭打，導致顧客驚慌逃離，場面混亂。當地警方逮捕4名涉事者，涉事旅遊客已賠償餐廳10萬泰銖(約2.5萬港元)。4人被罰款後獲釋。

最初部分泰國自媒體宣稱該事件是「中國旅客互毆」，後修正為「中韓遊客衝突」。韓國媒體則宣稱「中國人偽裝韓國人打架以抹黑韓國」，引發輿論爭議。話題「韓國人裝中國人在泰國打架」亦登上微博熱搜。泰國警方最終調查確認，涉事4人均為韓國籍遊客。

何洵瑤的八十師無涯

我們常說的一句話：專注，必有成就！

對畫人而言，這句話會來得更認同的。畫友何洵瑤(圖中坐著最左邊一位)，打從中學開始便很專注繪畫，今年快八十歲了，仍十分努力，她既教畫，也同時努力地作更上層樓的畫藝追求。日前辦師生展，她把主題定上「無涯」二字，可見她的謙虛與用心，她把心思放在畫藝的傳授上，難怪在展場上見到她的弟子們都那樣喜興洋洋的。熱鬧的氣氛一直延續到宴會上，甚好，甚好！



無拘無束

在書畫界裡經常有雅集聚會，而在聚會裡看大家揮毫，那是一份難得的享受。

有畫友說：我喜歡即席揮毫，那份無拘無束的，隨意的書寫，反而會有意想不到的作品出現。為什麼？——就因為那是無拘無束的隨意，不拘謹，下筆便來得輕鬆。

相信不少書畫友都有這個體會，當然也有例外，有些書畫朋友便不習慣「人前揮筆」。

前些時，在一個雅集上看到曾鍾貴即席揮毫，他側着身，一邊用筆在宣紙上劃荷花，一邊與其他畫友交談；荷花寫好了，然後又在荷花上加上一隻蜻蜓，都是寫得輕輕鬆鬆的。這種看似漫不經心的抒寫。反而出現清爽、不拘謹的筆觸。大家看看我拍攝下來的圖片便曉得。

書展的今與昔

今年香港書展是三十五屆，即是說，香港書展是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的，那時尚未「回歸」。回歸前的書展活動已做得有聲有色，而且經過幾年的經驗積聚，已變得高潮疊起，已成為一年一度市民大眾的期待。——就好像「香港小姐」的籌辦，起始的十屆，同樣地引人注目，近二十年來，「選港姐」已成了例牌的電視節目，已無甚吸引了。

「香港書展」會不會也變得這樣？不用諱言，不用迴避，我們對每一項事物都該本着實事求是的態度，太多的「擦鞋」與「歌功頌德」都沒有意思。

經過過去十年來的什麼「佔中」，還有那瘟疫的瘋狂橫掃，「書展」不無打擊，特別是

有些人利用這場地去做一些「反動小動作」，更教人搖頭。

儘管網絡的大流行令人閱讀習慣有所改變，特別是年青人，不過，我個人以為，「紙本」的文化仍然有它不可替代的市場與魅力，問題是經營者如何去面對這局面。

今年書展，我循例地不去作首日的湊熱鬧，次天才獨自入場，希望好好地搜尋到一些平日較難買到的書籍。在過去，二十年前吧，我單在「中國內地攤位」(大約的一整行的十幾廿個)一看就是一兩個小時的，而且大包小包地拿着。為什麼會這樣呢？一個原因，這些書在平日很少可以在書店看到，無疑是有點「冷僻」，香港書店地方貴矜，平日不可能大批的擺

今年書展儘管出場人數比高峯期少了，但人流依然還不錯。



放，何況我喜歡的書是關乎書畫、文史哲的，是所謂冷門書。相信不少同道中人，都會期待七月香港書展時往搜購了。

但近這十幾年來，書展內的「中國內地攤檔」已變得「門庭冷落車馬稀」，為何如此？——兩個原因，一是已不再熱鬧地擺放，書不多；二來有佔上大半的攤位擺放的書都是包封起來的，——大佬呀！這是「書展」，你把書封起來，「展」什麼？「展」封面嗎？難怪門庭冷落。但其中有一兩個攤位却大不同了，那是北京大學出版社，旁側是廣東一個出版社，多的是書畫藝術及文史哲著作，非常令我欣喜的，是每個書類都打開來的，你翻閱後覺得值

得購買便掏腰包了。我在這個攤位買了三、四本書，真是滿心歡喜的。

書展場裡其他攤位當然以本地出版社為主，也有不少書項選擇，年輕的讀者不少，今時今日這還是很值得欣慰的。我對本地的出版不太投入，原因祇有一個：平日裡幾乎三日便去一次書店，這些書都很熟悉，不用去擠迫了。

這天在書展裡逗留了兩三小時，畢竟年紀大了，有點累，但還是看到不少年青人在搜書，看着很愉快。我看，香港書業也像其他一些飲食行業一樣，「守」下去吧，前邊仍會見到曙光。



在書展場裡看到佛教、道教等宗教攤位，秩序井然，展出的內容也見豐盛。



今年書展搞搞新意思，展出一些餐飲式實物介紹，祇不過也祇是一般擺設而已。



鬥與斗

從繁體字來看，「鬥」字是很明顯的字形結構，兩個人面對的「鬥」不就是鬥嗎？一人不成「鬥」，鬥肯定是兩人以上的。字的造型是不斷地發展，為了配合簡便，特別是方便書寫，則在筆劃上便越簡越好，草書的出現便是這樣，但你無論怎樣簡，個人以為必然會有一些「追踪」性的處理才好，特別是利用字音，譬如這個「鬥」字後來簡化字變為「斗」，那就與音近有關。

鬥與斗，無論在讀音或書寫上，都比較容易分別，即是不怎麼會弄錯的，但電腦世界的今天，如果貪圖簡便，由電腦去繁簡字體改變時往往會弄得笑話百出，——不，不是笑話百出而是教你啼笑皆非。

見到「斗」而以為是「鬥」的簡化字，於是「才高八斗」，可能會變為「才高八鬥」(是表示才能高的話便會「好鬥」嗎？)

如果你寫「漏斗」，電腦改為「漏鬥」那就太不像話了。

有次，我在內地看到一座豪華建築物的大門，刻上一副對聯，其中有「萬裏……騰飛」字樣，真摸不着頭腦，隨後才啞然失笑，既然是「騰飛」，則自然是指「萬里」，大概有人以為「里」字是「裏」字的簡寫，於是出現「萬裏騰飛」，如此的「馮京作馬涼」也說得上是「萬裏無一的錯」。

繁與簡

錯得啼笑皆非的繁簡之改，其實也不少的，前些時我好像在本欄裡寫過，那個「乾」、「幹」兩字與「干」字之繁簡，如果你寫的「干了嗎？」怎樣答？是東西「乾」了嗎還是你做事的「幹」了嗎？

我們更經常地看到繁簡體字一轉而轉出「莫名其妙」，「後」字與「后」字就是這樣。「皇后」，變了「皇後」，「後來」也變了「后來」。(你想說皇后來嗎？)

——我們常說「後生可畏」，如果一轉而變了「后生可畏」，你以為如何？——皇后生的下一代真的可畏，因可能是儲君也！

好，還是讓我們繼續談談那個「斗」字。今時今日，如果你問：「一斗的容量是多少？」大抵也沒有多少人曉得了。這些「過去式」的詞語不曉得也無所謂。十「合」為一升；十「升」為一斗，十斗為一「石」，這都屬於十進制。